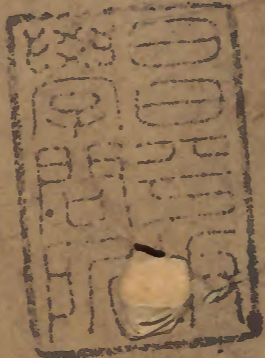


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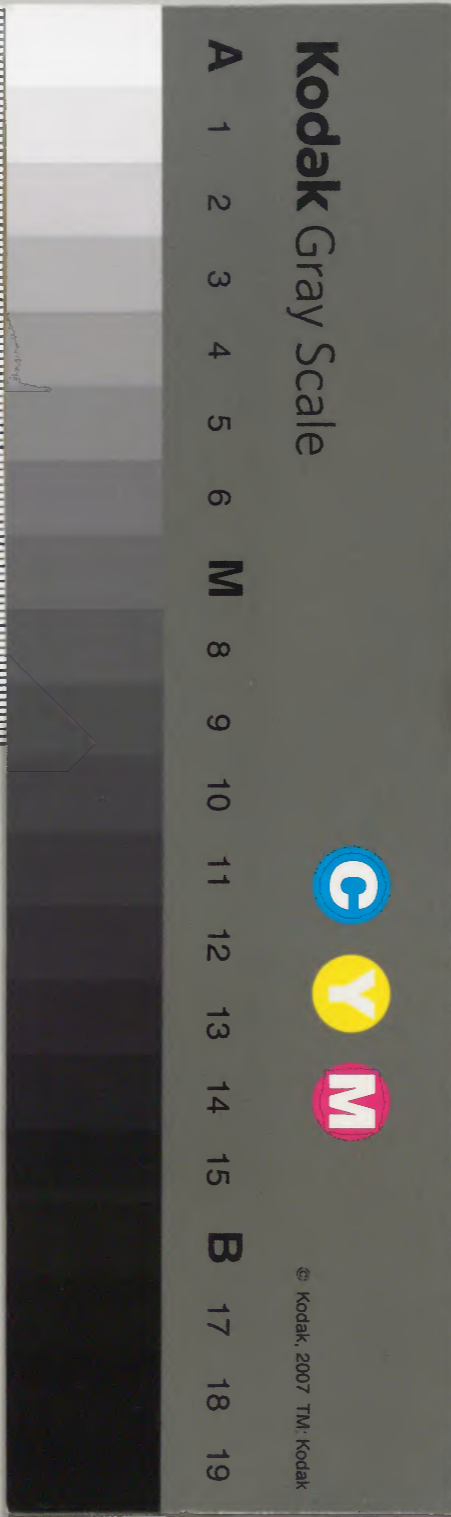
載記十九之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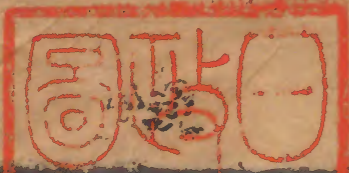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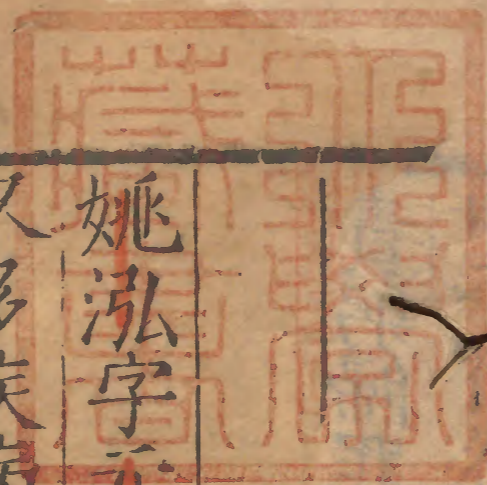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二	二	二
四	四	四	四
架	架	架	架
冊	冊	冊	冊
函	函	函	函
號	號	號	號
類	類	類	類

內閣文庫		
二 八 一 〇	二 四 一 〇	漢 書 類
二 四 一 〇	二 四 一 〇	漢 書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45	
冊數	24 ( 18 )	
函號	280	2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姚泓

御撰

淺學入庫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  
 又多疾病與將以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興  
 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  
 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  
 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  
 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  
 政教煩苛則苟克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

嘉靖戊午年

辛戌巳七

監生馮達可刊

叅讚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  
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  
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傳  
皆拜焉與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眾數千據萬  
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  
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策電發蕩平醜逆宜  
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  
浚事使式遏寇逆吾緩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  
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  
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為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  
以為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  
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既死祕不發喪南陽  
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為亂泓皆誅之命其齊  
公姚恢殺安步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  
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  
僭即帝位大赦誅死已下改元永和廬于諮議堂既  
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  
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監生馮達可刊

與徙李閏差三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  
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  
百戶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  
以叛于泓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  
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旣發宣參軍常宗姦誦  
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疆盛侵害必  
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  
刑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虜心撫禦非  
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二萬八千棄  
李閏南保邢望宣旣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

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  
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  
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  
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  
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  
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自憂  
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  
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  
然後議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  
平陽攻立義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為大軍

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  
之執弘送于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涇州仇池  
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主總遂逼秦川漢道將  
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頰姚讚  
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  
至清水嵩為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  
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  
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  
壞咸以為不祥及嵩將出群僚固諫心之嵩曰若有  
不祥此乃命也安一叮逃乎遂及於難識者又為秦州  
弘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赤連勃勃攻陷陰密執  
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噴目厲聲數日  
勃勃殘忍之罪不為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既剋陰  
密進兵侵雍州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棄安  
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眾距恢  
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岐為儼所殺鎮  
西姚謚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  
虜尹昭鎮軍姚洽等平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  
騎一萬繼之軍次橫不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  
之殺鮮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臨勃勃戰于

嘉靖九年蒲州

日

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鄒不及而還楊威遣兄子倦入  
寇長地平陽氏為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  
遠姚萬恢武姬難討之為渴所敗姚謀討渴擒之泓  
使輔國欽曼晷前將軍姚光兎討楊倦于陳倉倦奔  
于散關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  
彭白狼建義地玄距却之尋而晉太尉釗裕統大軍  
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  
惡入自淮肥攻涿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  
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涿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堂以  
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  
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  
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  
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王師之至  
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  
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  
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  
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  
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拔雉勇有威名為領北所憚  
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  
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

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泛之  
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  
勲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  
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  
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  
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  
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泛王  
師至城臯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  
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  
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之  
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眾  
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  
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  
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  
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道濟主簿閻  
恢楊慶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  
戰洸泛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  
無諱東戡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  
恩所守正死耳但名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孽所誤  
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臯滎陽武牢諸城

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  
毛德祖戰于柏谷以衆寡而敗被捨十餘據地大呼  
玄司馬騫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倉已重君宜速  
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姚禹踰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沈懼遂降時閻  
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姚  
懿嶮薄惑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  
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  
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恙樹  
已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曰曰殿下以  
母弟之親居分陝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  
國之難寔賴梁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  
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口  
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問殿下者將何辭  
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  
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  
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  
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  
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距詔勅者當明其罪於天下聲  
鼓以擊之泓曰赫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讚



及冠軍司馬國藩建義虵玄屯陝津武衛姚驢屯潼  
 關懿遂舉兵僭號傅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  
 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  
 刀為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  
 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  
 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勤  
 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  
 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  
 為虵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  
 糾人無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  
 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  
 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應  
 懿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  
 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眾圍懿紹入于蒲坂執懿囚  
 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群臣  
 于其前嚴悽然流涕群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  
 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為方陣自北雍州趣  
 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  
 之惡揚威姜紀率眾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  
 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文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

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姚謚為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灃西扶風太守姚雋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楊威彭蚝皆懼而降恢恢舅苟和時為立節將軍守忠不貳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耻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二萬赴長安恢泛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群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既上貧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稱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

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稚于  
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既而殺晉子春奔固  
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昂奔河東  
道濟自陝北渡攻蒲坂使將軍荀卓攻匈奴堡為泓  
寧東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  
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  
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  
皆往決焉紹固辭弗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萇等步  
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為表  
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

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剋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  
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  
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剋潼關紹可不  
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  
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  
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  
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  
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  
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萇  
守險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午竇霸入

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姚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于潼關南。為琰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勉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于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逕據閭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沮。諸將咸以為然。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昂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諸軍為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鸞營于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屯于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為王師所敗。時泓遣姚湛守堯柳，姚和都討薛昂于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將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為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蠡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

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于河上洽戰死衆皆沒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嵩置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于河東爲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灊上關中鞏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昂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瑛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灊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衆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

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洗屯于灋西尚書姚由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湛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撫然不荅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舉百里之外草木皆燃死焉姚長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棄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嘔鬱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

馱亂凶旅寔繁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  
暴主閹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  
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竒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恭  
斯言遽踐速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存亡  
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乏函秦挫  
雷惠之鋒載寧東北左茲姦略寔寇凶徒列樹而表  
新營雖云効績孳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  
斯為幸也子略剋摧勅敵荷成先梅虛襟訪道側席  
求賢敦友悌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  
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  
而靜河西俗罕年變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  
焉既而逞志矜功弗慮後患委涼都於禿髮授朔方  
於赤連專已生災邊地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戰  
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翻  
崇詭說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為之時隸無為之業麗  
衣腴食殆將萬數折寔談空靡然成俗未以漢朝殷  
廣猶鄙鴻都之費况乎僞境日侵寧堪求貴之後儲  
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  
天喪也元子以庸悞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  
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

降軹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賁曰戈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定英果美惟女效樂興始  
崇構弘遂摧滅貽誠將來無踐危轍

庚戌三月二十日

林學

載記第十九

晉書一百一十九

載記第二十

晉書一百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李特

李流

李庠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  
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  
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  
四姓曰驛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  
是相與以劔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  
務相之劔懸焉又以上為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  
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

嘉靖戊午年

晉書

監生馮達可刊



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  
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  
生可也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  
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  
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  
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  
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  
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  
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  
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  
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朋廣三丈餘而階階相乘廩  
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  
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  
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罷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  
巴人呼賦為寶因謂之寶人焉及漢高祖為漢王募  
寶人平定三秦既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  
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  
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  
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寶人敬  
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

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為楊車巴魏武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為將軍遷于略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盼除阻曰蜀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夷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恣持節勞且監察之

從從從

不令入劍閣必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為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眾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率多勇壯廞厚遇之以為爪牙故特等聚眾專為寇盜蜀人患之騰密上表以為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夷種之禍率

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廩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騰。騰率眾入州。廩遣眾逆騰戰于西門。騰敗死之。廩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面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氏。苻成。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廩。廩以庠為威寇將軍。使斲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為行。五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廩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淋司馬張粲言於廩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使遣李庠握疆兵於外。愚竊惑焉。且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為不可。願將軍圖之。廩斂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廩。廩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廩意。首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定在于今。宜應天時。順人心。極百姓於塗炭。使物情之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廩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淋等議之。於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廩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廩慮特等為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為督將。以

極

嘉靖廿六年

晉載記

四

監生馮達可刊

安其衆牙門將許矣求為巴東監軍杜泚張粲固執  
不許厥怒於厥閣下手刃殺泚粲左右又殺矣者厥  
腹心也特兄弟既以怨厥引兵歸緜竹厥恐朝廷討  
已遣長使費遠捷為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  
斷北道次緜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  
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烧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厥  
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為李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  
武盡散厥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下人朱竺  
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厥長  
史袁治及厥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邕李基詣洛陽  
陳厥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為平西將  
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  
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  
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奉迎并貢  
室物尚甚悅以驥為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  
於緜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為盜賊急  
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  
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矢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  
雍州氏流入入漢川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  
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

特以為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庶功拜  
特宣威將軍封長樂侯流為奮威將軍武陽侯重  
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庶者將加封  
賞會辛冉以非次見欲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庶為已  
功乃寢朝命不以寔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  
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  
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  
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深益為人  
備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又知特兄  
弟頗請求亭皆感而羞之且水雨將降辛冉殺未登流  
人無以為行資遂相與計特乃結大營於郫竹  
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達賄募特  
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驥改其賄去  
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闓趙揚上官及返叟侯王一首  
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聘馬屬譚同聲雲  
集旬月間衆過二萬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為二營  
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闓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  
至見特營柵衝要謀擒流人歎曰無寇而城讎必保  
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必意不可廻乃  
辭尚還郫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

寬矣或曰明公感於野說恐無實理弱而不可輕者  
百姓也今僕之不取罪眾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  
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繇竹言於特曰尚雖云  
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疆兵  
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納之冉必相  
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奸計李  
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豎子虜矣宜為決計不  
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先牙門張顯劉並等潛  
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  
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坐  
不運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  
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  
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氐流  
人推特為主特命六氐人部曲督李合上卦令任臧  
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  
遠將兵都尉楊表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  
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以  
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  
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既  
窘岫奔江陽持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

於成都閻式遺尚書責其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  
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  
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  
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  
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曠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  
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  
爲西夷校尉含子國離任田李恭上官晶李攀費陀  
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襄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  
牙李遠李博夕斌嚴禔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  
閻式爲謀主何臣趙肅爲腹心時羅尚貪殘爲百姓  
患有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  
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頗爲特  
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  
特相距河間王顥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  
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軍  
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  
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太半蕩追博  
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氍丞毛植五官  
襄珍以氍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  
博又遠遁其衆盡降于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

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擗之若舍而寬之

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騫頤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脩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偽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興流并力廻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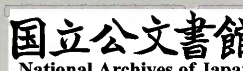


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城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瑾為蜀郡太守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泛事任明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為降特特問城中虛寔明曰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

尚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

平太守孫臯救尚臯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臯尚遣大衆奄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并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謚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盲之勇舉為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衆多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為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俊



於解竹平趙厥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  
 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為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為東  
 督護特常使流督銳眾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  
 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  
 曰殿下神武已剋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錄  
 州郡大姓子弟以為質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  
 猛銳嚴為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  
 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  
 兄子蕩雄收遺眾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  
 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于

十六國春秋曰  
 蕩馳馬逐北  
 為使長矛所  
 槊死  
 通鑑晉惠  
 帝太安二年  
 云蕩馳馬逐  
 北中矛而死

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騫碩太守任  
 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  
 汜黃旬何冲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  
 深士眾星散追至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角  
 牛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  
 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迭諫不納流  
 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  
 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  
 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為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  
 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

阜  
 王篇觸捕  
 阜並同

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叅軍涪陵徐舉求爲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舉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惟有長者之德每云與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雄僭號追謚流秦文王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氍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功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鴛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氍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歛深器之與

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  
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為部曲  
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為  
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  
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庚戌三月二十三日

杜若

晉書一百二十一

載記第二十一

晉書一百二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雋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靈虹自門升天  
一虹中斲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知寐又夢  
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  
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  
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  
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閔隴之士皆當南移  
李氏子中惟仲雋有奇表終為人主特起兵為蜀承

嘉靖戊午年

卷二十一

臨生馬達可刊

制以雄為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  
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驥攻犍為  
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  
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剋城補于時雄軍飢甚  
乃率眾就穀於郫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  
陽南入七巖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  
欲迎立為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  
稱制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彌  
謹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  
其境內建元為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驥

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折衝李離為太尉建威李雲為  
司徒翊軍李璜為司空材官李國為太宰其餘拜授  
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王  
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  
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  
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內改  
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為太  
后加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  
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  
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為國制法

勲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  
 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  
 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令國  
 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  
 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為楷式雄從之遣李  
 國李雲等率眾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  
 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先是南土頻歲飢  
 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  
 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  
 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秉張金苟等殺

離及閻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  
 之宜福以逼雄雄率眾攻奮不克時李固鎮巴西其  
 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  
 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西郡亂李驥以涪又陷之  
 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  
 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  
 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  
 欲申三年之禮群臣固諫雄不許李驥謂司空上官  
 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  
 為何如惇曰二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

嘉靖戊午年

晉載記下

三

監生馮達可刊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  
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綬絰至哀而已驥口任回方至  
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  
及回至驥與回俱見雄驥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  
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首創一日無  
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親兵晉襄惠經從戎豈所  
願哉為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從驥永隆天保  
遂疆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  
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虛已愛人  
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偽立其妻任氏為皇后氏

王楊難敵兄弟為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  
賊帥陳安又附之遣李驥征越雋太守李釗降驥進  
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仗其將姚岳悉眾距  
戰驥軍不利又遇霖雨驥引軍還爭濟瀘水土眾多  
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  
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其李稚厚撫之縱其  
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為不法稚請討之雄遣  
中領軍瑒及將軍樂次費他李軋等由白水橋攻下  
辨征東李壽督瑒弟玠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  
得進而瑒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

攻之獲珍雅死者數千人珍雅雄兄蕩之子也雄深  
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  
蕩子班為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  
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  
下喪亂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  
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不  
祚所歸恢懿明獻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  
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為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  
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  
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  
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  
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  
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  
吾過為士大夫所扶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為晉  
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為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  
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  
來貺情在閭室有何已已知欲遠尊楚漢尊崇義帝  
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氍嘗告  
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為  
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



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  
 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  
 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  
 謂淳曰貴主英名盖世土險兵疆何不自稱帝一方  
 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  
 人之倒懸日晏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  
 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慙色曰  
 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為同盟  
 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  
 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特李驤死以其子  
 壽為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固攻  
 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  
 東監軍母丘奧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  
 印攀為前鋒又遣鎮南任固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  
 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  
 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為撫軍咸和八年雄生蕩於頭  
 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偽謚武帝廟曰太  
 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臣符  
 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  
 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

嘉靖戊午年

晉書

六

監生馮達可刊

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  
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  
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  
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  
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為天  
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  
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  
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酗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  
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恠問之對曰夫統天下  
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  
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雄為國無威  
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  
號令用兵無部隊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  
動以虜獲為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為太子班謙虛博納  
敬愛儒賢自何點李劍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叡及  
隴西董融天水文斐等以為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  
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  
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  
為性沈愛動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

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軌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  
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  
以已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  
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  
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為吮膿。殊無難  
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偽位。  
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  
及司徒何點。尚書令越。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  
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珣  
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  
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二道。帶天

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  
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七。在  
位一年。遂立雄之子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  
好施。虛心招納。初為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  
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  
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  
立越為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  
於期。於是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恒。誅班弟

都使李壽伐都弟玠於涪玠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  
涿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  
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立妻閻氏為皇后以其  
衛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為司  
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  
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襄無他才藝唯時勸立期故寵  
待甚厚內則信官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  
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網維紊矣乃誣其  
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  
軍同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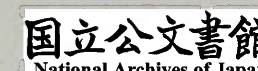
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其病殺之於是大  
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  
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才以實後庭內外  
兇克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鳩殺其安  
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  
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  
涪至壽所伺其運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  
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騫田褒  
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為先登壽  
到成都期越不慮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中兵

至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  
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  
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  
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  
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  
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  
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  
皆為壽所殺

壽字武考驥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  
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為足荷重任拜前將軍  
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  
為賓客盡其謹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驥死遷大將軍  
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  
日悉平諸郡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  
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  
為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珣屯涪每應期  
朝覲常自陳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  
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疆兵懼不自全  
乃數聘禮巴西壟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  
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

父及种欲假手執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為諸侯名高桓文勲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乃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桓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為足而况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俠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號為位赦

其境內改元為漢興以董皎為相國羅恒馬當為股肱李奕任調李閔為爪牙解思明為謀主以安東東帛聘龔壯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為獻帝母督氏為太后立妻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軋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軋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條自悔責命群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徽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



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脩船艦嚴兵繕甲  
 吏卒皆備糗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為六軍都督假節  
 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沂江而上過成  
 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眾寡  
 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墾至壽於是命  
 群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  
 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  
 下則疆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  
 熟慮之群臣以壯之言為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眾

或再萬歲也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柯太守謝恕

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  
 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  
 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閔王嘏從鄴還盛稱李龍威  
 強宮觀美麗鄴中殷實壽又聞李龍霍用刑法王遜  
 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  
 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  
 未充盈乃徙傍隄戶三丁已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  
 府發州隄工巧以克之廣脩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  
 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  
 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為誹謗誅

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  
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為崇八年壽死  
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偽謚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  
安昌陵壽初為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  
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關  
國千里雄既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為賢相及  
即偽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驥為漢始祖廟特雄為  
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  
公卿以下率用已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  
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得孝演自  
越嶠上書勸壽歸正返本禮帝稱王壽怒殺之以戒  
龔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調壽壽報曰  
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  
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為恥聞又兄時事  
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驥殺李鳳  
為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  
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  
之壽死勢嗣偽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  
為太后妻季氏為皇后大史令韓皓奏焚惑守心以

嘉靖成化年  
監生馮達可刊



宗廟禮廢勢命群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  
以為景武昌業敵文承其至親不遠無宜踈絕勢更  
令祭特雄同彌曰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  
子求為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  
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  
其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  
夷其三族貶廣為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疆諫  
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李  
奕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奕者眾至數萬勢  
遂成拒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眾乃潰散勢

既誅奕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  
山而出北至犍為梓潼並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  
制大為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  
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  
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  
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群小因行威福又  
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師以  
名位優之寔欲與分災青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  
溫次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督堅等數十  
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

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督堅不從率諸軍泛江北駕  
鴛碕渡向犍為而溫從山陽出江南督堅到犍為方  
知與溫異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溫已造成  
都之十里陌督堅衆自潰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  
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  
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  
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  
乃夜出東門與督堅走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曰  
偽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  
大將軍節下先年播流恃險因豐竊有汶蜀勢以閭  
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  
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  
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  
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白水城謹遣私署散  
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  
魚待命漏刻勢尋與裨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觀  
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  
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  
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  
和三年滅

正德十年

晉書卷之三十一

十五

同治監各刊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八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  
后興渡淮之師是知戎狄亂華變深自古况乎巴濮  
雜種厥類寔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  
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  
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犍司聲雲集殲於蜀漢  
荐食巴梁沃野無半秣之資華陽有折骸之爨蓋上  
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雋天挺英姿見稱竒偉摧  
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  
賦而綏獎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是孫權之亞  
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

雄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  
疆兵於厥胤遺骸莫歛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  
巢之爨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灾期  
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  
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  
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  
理均於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  
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鼈野戰群龍李特  
窺釁盜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

國子監刊  
繼軌德之不脩險亦難恃

庚戌三月二十三日

杜子生

載記第二十二

晉書一百二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呂光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  
沛避難徙焉世為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  
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  
諸童兒游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分  
詳平群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  
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  
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

嘉靖戊午年

卷之二十二

監生馮達可刊

常人之言有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  
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耗中之自是  
威名大著苻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為雙將苟與  
所敗光與王鑿討之鑿欲速戰光曰與初破成世姦  
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  
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為光曰  
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  
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  
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鑿從焉果敗興軍從王猛滅  
秦苻楷封都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為長史及重

謀反苻堅聞之曰吊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  
光檻重送之尋入為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焉  
聚眾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為破虜將軍率兵討滅  
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驃騎將軍堅  
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  
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  
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  
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為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  
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  
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

國子監刊  
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獯胡獯胡弟訥龍侯將廼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須寺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以革索為繯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

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鑠之法精騎為游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感者相繼矣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為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既平龜茲有鬲馬之志時始獲馮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馳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十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之說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鑿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捷

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至王門梁熙傳檄責光擅  
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  
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  
師之罪遣彭晃社進姜飛等為前鋒擊胤大敗之胤  
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社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  
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  
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社進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  
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簿  
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  
蓄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  
此離貳光尋擢祐為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  
音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鞏陰以應之光遣其將  
魏貞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  
與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敦雅  
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  
世子大豫為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  
大豫奔充豎思復韃思復韃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  
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  
郡光遣其將社進討之為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  
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

嘉靖戊午年

監生馬達可刊



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暮  
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  
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閻叢起兵應之大豫  
進屯城西王穆率眾三萬及思復鞬子奚子等陣于  
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子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  
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  
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  
良筭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  
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晃攻破之

大豫本關武康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

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為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  
縞素大臨于城南偽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  
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內建  
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隴右河  
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  
王穆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  
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  
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  
杜進有力焉以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  
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

萬曆三年 黃里百五

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  
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讌群寮酒酣語及政  
事時刑法峻重叅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  
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  
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睽命方君臨四海  
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  
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  
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其將徐晃與張掖太守  
彭晃謀叛光遣師討晃晃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  
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  
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  
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  
當坐待其來晃穆共相唇齒帝又同惡相救東西交  
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  
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為易且隆替命也  
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  
之二旬晃將寇顛斬關納光於是誅彭晃王穆以其  
黨索燬為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眾攻燬光聞  
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眾咸以  
為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

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之進次涼興  
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驛馬驛馬令郭文  
斬首送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巳瑞  
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  
已下赦其境內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  
自仇池光迎于城東大饗群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  
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勒于三巖山大破之立妻石  
氏為王妃子紹為世子讌其群臣于內苑新堂太廟  
新成追尊其高祖為敬公曾祖為恭公祖為宣公父  
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  
三代故事追尊昌黎為始祖永為不遷之廟光從之  
是歲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  
授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  
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  
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  
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  
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  
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羗彭奚念入攻  
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及  
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強弩竇苟討乞伏乾歸

千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為乾歸所敗寶死之  
武賁呂纂強弩寶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  
盤戛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楊武楊軌  
建忠沮渠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於白  
土津累石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  
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度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尅  
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  
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  
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  
樂部群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  
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  
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  
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  
大赦境內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為太子諸子弟為公  
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  
人為尚書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  
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  
鷓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  
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最使呂纂  
率楊軌寶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眾二萬救

之光遣其將王寶徐晃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  
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  
峽與秦州刺史沒弈干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  
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乾  
歸金城太守衛鞬鞬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  
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  
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  
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  
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最爾小  
國亦不可輕也因獸猶鬪况乾歸而可埒風自散乎

相者視高而色動必為姦計而今官部陣而前步  
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  
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頭收集散卒屯于抱  
罕光還于姑臧光荒老信讒殺出書沮渠羅仇三河  
太守沮渠翔弼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  
邃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為百姓之患蒙遜從兄  
男成先為母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北堂扇動  
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  
之男成退屯樂涪呂纂敗蒙遜于忽谷酒泉太守壘  
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涪戰敗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陳業曰王氏政衰  
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  
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  
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界成等既唱大義  
欲屈府君撫臨鄱州使塗炭之餘蒙采蘇之惠業不  
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述史惠言於業  
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  
則墨宜思高筭轉禍為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昱僕射  
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

大將軍涇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且集蒙  
遜進屯臨洮為業聲勢戰于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

常侍太常郭磨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  
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冲闇纂等凶武一  
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  
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氣乞機步眾最疆二  
苑之人多其故眾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為主則二苑  
之眾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為然夜燒  
光洪範門二苑之眾皆附之詳為內應事發光誅之  
磨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  
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

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  
業曰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  
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楨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明善  
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  
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為盟主西罷呂  
弘據張掖以弼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  
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  
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為弘演矣純懼  
至番禾遂奔郭磨磨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  
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磨軍破  
之遂入于姑臧磨之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軍  
敗恚甚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  
皆掩目不忍視之磨悠然自若磨推後將軍楊軌為  
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昂纂擊磨將王  
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磨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  
羌胡不靖郭磨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  
云卿擁逼百姓為磨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  
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  
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  
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磨坐卜小數時或誤中考

晉書卷三十三  
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憲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  
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  
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  
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磨咀紫綽有餘暇但與卿形  
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  
答率步騎二萬北赴郭磨至姑威壘于城北軌以士  
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磨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為假  
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  
若與光合則敵疆我弱養獸不討將為後患遂率兵  
擊纂纂擊敗之郭磨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

乾歸楊軌聞磨走用奔廉川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為  
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為太尉呂弘為司徒謂  
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闕闕迭伺國隙吾  
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為委重二  
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  
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  
猥居元首今外有疆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  
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  
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  
偽謚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纂字永緒光之



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擊樂為務及堅亂西奔上卦轉至姑威拜武賁中即將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秘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為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纂不許之及紹嗣為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衰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我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機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待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為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之三

五

監生馮達可刊

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特為亂邪因抽劔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即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勅慙負黃泉今復越况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為咸寧謚紹為隱王以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

劫尹文楊桓以為謀主請宋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為列棘不能墮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為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眾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為義士我為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眾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為士卒所辱纂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元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戈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

大掠幽辱士女豐暴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

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擊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為皇后以楊氏父桓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眾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為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

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筭纂不從度浩豐河為鹿孤弟僭檀所敗遂西嚴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抄都下宜且迴師以為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罷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僭檀寇姑臧乃還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簾琉璃榼白玉樽赤玉蕭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并繕修其墓道士句摩羅者漢言於纂曰潛龍

屬出家大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者婆即羅什之別名也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大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鑒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登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口新敷洪福於萬祀自陛下寵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當競競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毒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沈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讎為慮竊為陛下危之稽立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般監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

嘉靖二十二年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國子監刊  
敢避千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自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頃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白金之子坐不垂堂，萬葉之主清道而行。柰何去與輦之安，冒奔騎之危，銜牒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表裏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采納，纂香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生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盪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

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以其諸臣，讎于內殿。曰：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貴州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亦由垣起，超刺纂洞，冒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狗口纂遺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為草芥者，不守起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偽巴西公田他蘭西公口結時在北城。

或說緯曰起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  
授戈而起姜紀集謀在南城湯桓田謀在東苑皆我  
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起就逆所宜  
擊之昔田桓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况  
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将從之他妻梁氏止之  
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緝而為禍首乎他  
謂緯曰起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為難且吾老  
矣無能為也起聞登城告他曰篡信境諺言將滅超兄  
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為  
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起弟遂有寵於緯說

緯曰篡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  
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為長四海顛顛人  
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  
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  
殺之初篡嘗與鳩摩羅什基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  
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  
殺篡篡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篡位偽謚篡  
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隆字末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  
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篡讓位於隆隆有

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  
 元年遂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為神瑞  
 大赦改元為神鼎追尊父寶為文皇帝母衛氏為皇  
 太后妻楊氏為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  
 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  
 書事封安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蹢然人  
 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  
 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  
 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太半唯泣訴昊天  
 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仕尊分陝宜兼弱  
 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沈溺布微政于玉門篡奪  
 之際為功不難遣妻子為質碩德遂率眾至姑臧其  
 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  
 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  
 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  
 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坐有群雀闔于太廟  
 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群心  
 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群臣表  
 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  
 艱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

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復諫自專社稷為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內修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仲為靈大人以知機為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內盡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寄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何全

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飢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飢人姑臧穀價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



國子監刊  
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禿髮俛檀及蒙遜頻來伐  
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  
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  
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  
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  
相篡弑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獻  
欷慟泣酸感興軍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  
以隆爲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  
餘人皆擢叙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爲興所誅呂  
光以孝武大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

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乘釁竊號神州  
世明委質爲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朕返征鐵騎  
如雲出玉門而長驚凋戈耀景捐金立而一息哀爾  
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是稱焉屬永固運銷群  
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嬰結六戎潛窺馬  
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爲  
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差及政昏親離衆  
叛瞑目甫爾覺發蕭牆紹纂凡才負業致寇弘起兇  
狡職爲亂階木基虜虜面縛姚氏昔實歸順榮煥

累業隗器于紀靡然身世而尤業茲勝端遠彼覆車  
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屠邪歸正豈偽為忘焉微  
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虐則燕秦之地可定在文之  
功可立耶廢段業豈得肆其毒家運焉孤無所究其  
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養其人而履其位者其禍必遠在其  
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懲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瓜分九富珍裘二慕臣氏  
曰德其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載記第二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  
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  
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  
業恩遇踰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  
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鄒  
恒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  
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

容僞僭即王位改名缺外以慕卻缺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季以識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爲名焉右李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僞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僞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與根言於僞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僞乃從之以垂爲前鋒都督僞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方今平中原宜緩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爲王師之先聲僞從之及僞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爲征南將軍荆兗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垂爲司

隸僞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暉嗣僞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垂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全爲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全信

之乃奔<sub>韓</sub>。猛表<sub>全</sub>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為<sub>逆</sub>。所獲<sub>堅</sub>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sub>垂</sub>爵位。恩待如初。及<sub>堅</sub>擒<sub>時</sub>。垂隨<sub>堅</sub>入<sub>鄴</sub>。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sub>垂</sub>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迺遭棲伏。艱亦至矣。天啟嘉會。靈命暫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氏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胃。以成爲山之

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sub>聖</sub>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聖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聖以千餘騎奔<sub>垂</sub>。垂世子<sub>賓</sub>言於<sub>垂</sub>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錄。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今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

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  
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今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  
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  
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辱，豈所謂負  
宿心也？昔鄧初滿，不納三錫之言，終為楚所滅。吳王  
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旬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棄彼土崩  
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  
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千將之柄，是却天時而  
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又受其亂。願兄無

疑。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王，又為王猛  
所請，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  
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  
地，會非吾有，自當有以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守關東，  
君子不恬亂，不為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實  
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讎，檣蒲寶危坐，整容誓之。  
曰：世云檣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廬。  
於是三擲，盡廬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灑  
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  
之。權翼諫曰：垂瓜牙門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

五古清茂十年

監生馮達可刊

志不為人用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干城未可以滿其志冠軍之號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垂且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不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為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性命是聽於是大

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不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氏騎一千為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可罷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

嘉靖戊午年 監生馮達可刊

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擊之必為後害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為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為斯議而及於我垂

進欲據洛陽故見符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為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為符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

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  
農西招庫庫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  
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不遣石越討農爲農所敗  
斬越于陣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  
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  
四佐王公已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爲  
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爲柱國大將軍弘農王  
弟德爲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  
原王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  
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

子男者百餘人符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  
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列宜述脩前  
規終忠貞之節柰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過貴能  
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  
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  
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未爲鄰好何故闇於機運  
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  
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  
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  
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



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  
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名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  
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  
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  
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  
元子聲德邁於唐衛居陝東之任為朝廷維城其可  
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  
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  
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  
忽為逆鬼竊為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

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大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  
遣讓歸垂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  
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  
位為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  
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郎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  
神筭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  
闔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  
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  
臣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不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  
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不迫臣

單赴限以師程惟給弊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  
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  
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  
亂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  
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即邁軍次石門  
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  
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  
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  
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  
未交越已墮首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

非臣之力且勦者臣國舊都應即惠及然後西面受

制未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  
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不以天時人事而空不察機運  
杜門自守特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傷  
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聰輒遏兵止銳不  
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  
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  
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  
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  
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勲烈  
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為淫夫覽表惋然有慚  
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  
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動輔哺血斷金披心  
相付謂卿食棋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  
反害悔之噬臍時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  
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  
之鯨豈苦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  
為賊生為叛臣死為逆鬼休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  
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  
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  
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鄆不固守中城垂塹而圍  
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擁漳  
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為尚書令垂  
訪之群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免  
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  
兄弟封王自驩兜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  
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  
翟主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  
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

潰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  
兵向鄴欲與丕爲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  
容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  
戰于下邑爲真所敗真遂屯于承營垂謂諸將曰苻  
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  
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主疇昔之恩退以嚴  
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  
嵩于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  
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  
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

之羣僚聞慕容暉為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

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  
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自新城北  
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德  
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馮眺五丈澗會苻  
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  
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為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後  
弟成爲主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  
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爲高句驪所敗遼東玄  
菟遂没建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

走幽州垂馳勅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  
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為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  
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  
斬城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苻丕棄鄴城奔于并  
州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  
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群僚勸即尊號  
具典儀脩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  
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立寶為  
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宮偉右長史段崇龍驤張崇  
山尹封衡為吏部尚書慕容德為侍中都督中外

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麟為衛大將軍其餘  
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遷斃后段氏以  
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謚議以堯母妃傳第三不以  
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垂不從遣其征  
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  
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  
亮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寶  
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為前鋒都督遼之部  
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  
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

國子監刊  
爲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  
之番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爲皇后又以寶領  
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  
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尚書事時慕容暉及諸宗室  
爲苻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  
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入  
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爲隔城其尚  
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  
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縲經  
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昧利於其間也聖王  
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

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  
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  
吏曹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番  
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定之番  
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  
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番笑曰豎子何能爲吾今  
爲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  
兵列校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番向西津  
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驃騎慕容國

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楊汪藻容璜龍驤張崇攻永第支于晉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

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跳道伐之乃

攝諸軍還仗太行軼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二爲翼慕容國伏千兵于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璜攻剋晉陽垂進圖長子永將賈誦等潛爲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

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魏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丘陽城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眾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為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叅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為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為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為虛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明

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出眾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斬安以為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叅合之役有陵敗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叅合之役有陵慕子之心宜及聖略權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眾出叅合鑿山開道次于獮頰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龍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沉于平城陷之救其眾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叅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



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  
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  
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  
聞叅合大哭以為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  
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  
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  
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  
從攻疆寇伺隙秘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  
遵行之偽謚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載記第二十三

晉書一百二十三

載記第二十四

晉書一百二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  
倭已并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湘肥之役以寶  
為陵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脩敦崇儒學工談論  
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  
稱之垂亦以為克保家業其賢之垂死其年保嗣偽  
位大赦境內改元為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備為太  
師左光祿大夫後崇為太保其餘拜受各有差遵垂

嘉靖戊午年

晉書一百二十四

監生楊文耀

遺令校閱丸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  
其宮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  
九焉初垂以寶家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  
多材藝有雄略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  
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  
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  
高選寮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為寶嗣而寶寵  
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張樂公盛自  
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為儲貳而非毀  
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  
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毋段氏為皇后策在

皇太子盛會進爵為王策字道行年十一美姿貌而  
憊弱不慧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還于晉陽  
司馬慕容嵩閉門距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  
潞川為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寶引羣臣  
于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鬪乘  
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弥盛殆難為敵  
宜杜險距之中書令畦遂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  
上齊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堡深溝高  
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勅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內難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柏津魏軍進至新梁審禦魏師之銳乃遣征北隆夜襲魏師敗績而還魏軍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

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三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圍其夜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將軍址地王精謀率禁旅弑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衆甚盛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

國子監刊  
餘騎迎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  
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  
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  
會以策爲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  
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  
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感請曰清河王天資神  
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  
百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上統臣等  
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害其勇略  
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

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  
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恃者兵也兵凡去手進退  
路窮恐無自全之理蓋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  
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會爲  
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內  
侮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  
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  
隱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  
寶曰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  
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

固諫乃止。會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黃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二千餘人，分襲農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眾，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眾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眾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為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卿餓死者數十人。

應率丁零之眾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後

新平北也

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新。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為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容騰進曰：「今眾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龍城，以慕容騰為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為中軍，寶為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肩

嘉靖戊午年

正氣錄已二

五

監生楊文耀刊

因衆軍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  
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  
之騰衆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  
骨進師攻城農為蘭汗所誦潛出赴賊為速骨所殺  
衆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  
策承制遣使迎寶及于薊城寶欲還北盛等咸以汗  
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  
及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  
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于鉅鹿慕容盛結豪桀于冀  
州段儀段温收部曲于內黃衆皆響會剋期將集會  
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  
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  
邸弒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三年也汗又  
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  
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偽謚寶惠愍皇帝廟號  
烈宗 旣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  
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  
桑及鹿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鹿終而  
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略有堅誅慕

容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末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世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堅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堅箭盛一發中之盜

曰即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未嘗事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寶即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取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刺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授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

妻山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  
肉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  
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  
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佞淫荒事  
汗無禮盛因問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  
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  
之遣其撫軍仇尼慕亦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  
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語不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  
衆討之穆謂汗曰慕亦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  
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  
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  
引爲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  
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墻入  
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  
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文白狼遣李旱張真襲誅  
之於是內外恬然士女咸悅盛謙揖自卑不稱尊號  
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平諸王降  
爵爲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聚衆于建安將討  
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元子全討奇汗擊滅之進



屯乙連盛既誅亦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  
 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  
 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即尊  
 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金為獻莊皇  
 帝尊寶后段氏為皇太后金妃丁氏為獻莊皇后謚  
 太子策為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  
 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為長樂有  
 犯罪者十日一自決之無撻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高  
 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白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栖  
 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為白雀園盛聽詩歌及周  
 公之事顧謂群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

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  
 至於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  
 寇闕閹難過徃日臨朝輔政群情緝穆經略外敷闢  
 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群后敦睦雍熙時無  
 二論勲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詠闕  
 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為燕  
 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璆祕書  
 監卽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  
 謬哉璆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

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  
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  
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  
楚捷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  
書已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  
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曰文王文王  
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  
之壽矣武王之筭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  
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冊誠不見致兄弟之  
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  
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恃無直筆之史後  
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  
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  
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  
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  
今相為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  
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  
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爲之師傅  
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

已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為  
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  
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  
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內方貽王鷓鴣之詩歸非  
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  
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  
於周公也但以踈不聞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  
見于當時仁不及丁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  
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為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  
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  
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  
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  
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  
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  
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  
流謗道存社稷美溢古今臣謂伊尹之勲有高周且  
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大甲嗣位君道  
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弄何周公  
之可擬乎即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  
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

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  
君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姓  
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  
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  
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  
蔽仁以成若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  
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  
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  
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  
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數曰太伯三  
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  
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遼  
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  
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之計  
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  
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  
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  
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  
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嚴剋令支遣廣威  
孟廣平率騎迎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

群臣莫知其故，**畢**既斬，**盛**謂群臣曰：「前以追**畢**還者，正爲此耳。即新爲叛逆，必忘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一則亡**罽**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李**畢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術**懼，棄軍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勅曰：「**畢**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校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亡其親族，朕失忠節，畢以刑餘之體，効力盡命，忠款之至精。」實三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

皇帝之號，稱**廢**人**大王**，委音幽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嚴**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戶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讌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盛**討庫莫奚，大虜獲

而還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興段讚等謀率  
禁兵罷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海侯  
段璣與子與讚子泰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  
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  
闇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  
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  
偽謚昭武皇帝慕容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羈賤  
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闇而  
不斷遂峻極威刑纖芥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  
於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切亦皆  
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是歲  
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垂之小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  
王多被害熙素為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  
之篡也以熙為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即位降爵  
為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  
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死其太  
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群望皆在平原公元而  
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群臣勸進熙

以讓无无固以讓熙熙遂僭即尊位誅其大臣段熒  
秦興等並夷三族无以嫌疑賜死无字道光寶之弟  
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曰光始改北燕臺為大單  
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初熙烝于丁氏故為所立  
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與兄子七兵尚書信  
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丁  
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  
距熙熙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熙入誅之於是引見  
州郡及單于八郡耆舊于東宮問以疾苦大築龍騰  
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  
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  
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其昭儀苻氏鑿  
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嗚死者太  
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  
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  
嬪苻氏為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  
儀苻氏死偽謚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謚文獻公二苻  
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讌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  
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温稱能療之  
未幾而卒熙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温而焚之

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為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剋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苻氏罷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輟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剋而還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侃為鎮東大將軍營

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為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為鎮南大將軍吳州刺史鎮肥如為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靈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躄躄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絕久而乃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僚於宮內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群臣震懼



莫不含辛以為淚焉某容降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為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椁韉中有弊氈遂賜死二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戶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尚書八坐之象熙曰善為之朕將隨後入此陵識者以為不祥其右僕射韋瑒等並懼為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為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為人所執雲得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三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偽謚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艸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為雲

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  
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沉深有局量  
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竒其志度而友之  
寶之為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即襲敗  
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墓苻  
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  
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  
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  
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  
運難邀千歲一時公馬得辭也扶之而出

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  
非為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疆  
之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  
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  
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  
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熙之群  
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為天王后子彭為太子越騎  
校尉慕容興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  
懷劔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劔擊雲雲以几距班桃

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偽謚惠懿皇帝雲  
自以無功德而為豪傑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  
以為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  
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卧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  
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  
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  
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未固受之而以禮道  
明事之而畢力然而準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  
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

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  
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竒推五萬於河曲浮般祕策  
招七郡於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  
禮宗僭僂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  
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掎拔而傾  
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  
餘裕伊媿於西鄰信苻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  
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肅墻內憤勅敵外陵雖毒  
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符文武不墜韶光  
而夷讎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

乃地非奧主舉因淫德驕戎之態取悅於匡牀玄妻  
之姿見奇於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  
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叢壤宗祀夷滅為  
馮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  
而捷先鳴則興道明烈烈鞭笞豪傑掃燕夷魏釗屠  
衣滅大盜潛移鴻名遂竊寶心生亂盛清家難庶極  
驕淫人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以追

唐成四月十二日卷一

杜子生

載記一十四

晉書一百二十四

載記第二十五

晉書一百二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馬跋

乞伏國人隴西鮮平仁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  
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  
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呪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  
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  
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之老父欣  
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于紇于者夏言依倚也

嘉靖戊午年

卷一三五

一

監生即必進刊

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綠部衆稍盛鮮卑廩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廩結敗南奔畧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于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于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推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溼立祁溼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候于苑川大破之

以其衆三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柯溼為阿傳委

以國政斯可烏溼為右輔將軍鎮悉曇山胡為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為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偃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為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劔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天悅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為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之三十一 監生郎必進刊

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  
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與壽春之役  
徵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頽叛於隴西  
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而大悅迎國仁于路國仁  
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  
名號窮兵極武躋僭八州疆宇既寧宜緩以德方虛  
廣威聲動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遠天怒人將  
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  
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  
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  
堅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  
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耻之  
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觀  
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  
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  
乙旃青塗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正蹄為左  
輔武群勇士為右輔弟軋歸為上將軍自餘拜受各  
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澠川甘  
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  
蘭率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

嘉靖戊午年

卷之七十五

三

監生印必進刊

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  
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  
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宣奔還  
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  
拜將軍刺史苻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  
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  
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苻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  
鮮卑沒夾于東胡金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  
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疋沒并于及毗奔還三  
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  
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  
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也山國仁率騎七千討  
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  
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誥  
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  
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  
其群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冲幼宜立長君乃推乾  
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改元  
曰太初立其妻邊氏爲王后以出連乞都爲丞相鎮

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春為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眾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為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眾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鞬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拔並率眾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既而擁眾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將浚奕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為質請討鮮卑大塊國乾歸乃与浚奕于攻大塊於安陽城大塊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逐還金城為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岸寶進追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胄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涼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為姚興所逼遣使請眾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為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瑄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為興所殺乃



還師氏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軋歸謂諸將曰楊  
定以勇虐聚眾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  
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  
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  
於平川軻殫乞歸引眾而退崔瑗奮劔諫曰吾王以  
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  
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宜宣力致  
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使  
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廢卒以寧楚胡  
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瑗誠才非古人敢

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  
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  
之益州詰歸亦勒眾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  
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  
內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鑿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  
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為右僕射崔瑗為吏部  
尚書翟勅為主客尚書杜宣為兵部尚書王松壽為  
民部尚書樊謙為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為侍中自餘  
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  
之死也天水姜乳齮挾上邽至是遣乞伏益州討之

邊芮王松壽言於軋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  
功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  
專任示有所先軋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  
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  
是以平北常軋為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為司馬至大  
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為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  
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善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  
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  
奈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竊為將軍危之益州曰軋  
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

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軋率衆距戰  
益州果敗軋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為孤  
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荀率戶二萬降之軋歸  
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軋歸左輔密貴周左  
衛莫者殺羝言於軋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  
雄姿開業洮罕剋翦群凶威振遐邇邇將鼓淳風於東  
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奸豎競於一時若機  
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軋歸乃稱藩  
於光遣子勃勃為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軋殫  
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

成紀軋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推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廷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建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軋歸使呂延爲前鋒軋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軋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爲軋歸所敗遂斬之秃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鷓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翟瑄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羆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遁保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爲質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降軋歸軋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軋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軋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勅敵乘機藉美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

國子監刊  
同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戮力勉之  
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  
容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柏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  
遷于侯辰谷軋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  
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為興追騎所逼入于外軍且  
而交戰為興所敗軋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  
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為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  
時雄叨竊名器年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人  
眾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  
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群下咸

曰昔古公杖策邇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  
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  
生與陛下俱軋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  
天未忘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逮何為俱死公等自  
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  
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檀迎軋歸處之於晉  
與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軋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  
弟吐雷屯于捫天嶺軋歸懼為利鹿孤所害謂其子  
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無  
姻好冀存唇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忘吾

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為  
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既  
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軋歸遂奔  
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軋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  
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軋歸還鎮苑川盡以  
部眾配之軋歸既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  
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為偏裨元興元年熾磐  
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  
使者加軋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  
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昂于  
皮氏堡並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  
還尋復率眾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既而苑  
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內軋歸甚惡之姚興慮  
軋歸終為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為主客尚書以  
熾磐為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眾熾磐以長  
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一萬七千築城于嶮嶺山  
以據之熾磐攻剋袍罕遣使告之軋歸奔還苑川鮮  
卑悅大堅有眾五千自龍馬苑降軋歸軋歸遂如袍  
罕留熾磐鎮之軋歸收眾三萬遷于度堅山群下勸  
軋歸稱王軋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苻歷雖

廢必興。面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籌四州，瓦解羣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車二新，鳥散。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斯泰。棄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疆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鵠望，豈宜固守謙沖，不以社稷為本。願時即大位，允副群心。軋歸從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諭薄地，延師次頓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為尚書。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畱何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為東金城太守。軋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戶於苑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為邊害，遣使署軋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軋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其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俥檀帥濟河，敗俥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別將姚龍于伯陽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于譚郊。軋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于枹罕，師次于奴葵谷。利髮

國子監刊  
棄其部衆南奔。軋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水，斬之。  
軋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  
渾。支統阿若于赤水大破降之。軋歸敗于五溪，有  
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弒，并其諸  
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軋歸弟廣武智達  
陽武木奕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曠嶺南山，并  
其四子，輟之於譚郊，葬軋歸于枹罕，僞謚武元王在  
位二十四年。

熾磐，軋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  
初，軋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秃髮利鹿孤。後自南  
平逃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  
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軋歸返政，復立  
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後軋歸稱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  
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軋歸死，義熙  
六年，熾磐襲僞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勅爲相國，  
翹景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錄事，  
樊謙爲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  
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  
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

於燒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二千餘戶而還  
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  
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  
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城呂奴迦等  
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  
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  
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與人戮力勉之衆  
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  
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  
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  
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濯澤  
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  
五色起於南山熾磐以為巳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  
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  
隙聞秃髮儁擅西征乙弗拔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  
步騎二萬襲樂都秃髮武臺馮城距守熾磐攻之一  
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獫廋率  
騎五千追儁擅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  
抱罕儁擅遂降署為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儁擅文  
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煎儁擅兵強地廣置百官立



其妻秃髮氏為皇后十一年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  
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四達為河湟太守因討  
降乙弗窟軋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羗弥  
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  
遜率眾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  
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  
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  
伐姚弋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弋距戰大敗之弋奔  
上邽曇達進屯大和破黃石大羗二戍徙五千餘戶  
于抱罕令其安東木亦干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  
干于塞上破其弟阿紫於堯打川俘獲五千餘口而  
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  
所謂有豕白蹄往歲曇達東征弋敗走入木亦干  
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  
患矣於是以曇達為左丞相其子元基為右丞相翹  
景為尚書令翟紹為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弋  
降之至是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二萬降于熾磐署  
為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  
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  
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

姦猾終為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  
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  
先是姚弋叛降蒙遜蒙遜率眾迎之弋叔父雋言於  
眾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為後涼主  
西遷眾咸以為然相率逐弋推雋為主遣使請降熾  
磐大悅徵雋為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  
一千戶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  
之覓地率眾六千降于熾磐署為弱水護軍遣其左  
衛匹達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滌川大破之利和  
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羗豪三千戶于枹罕滌川  
羗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  
末為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  
內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受熾磐在位七年  
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偽位在位  
三年為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  
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禋生雲雷屯群凶作自晉室遘  
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噍難  
以義服同我貼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曹雄  
略之主巴當褫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切據近郊經

綸王業者也。軋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奸謀潛斷，俘視羶之衆，威策遐舉，便欲誓泝隴之餘卒，規嶠函之奧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勅敵而朝食。旣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氣於外難，幸以計全貽巨釁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機而動，牢籠雋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澆河之首，臨戎譟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偽業，覽其遺業，盜亦有道乎。

###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

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為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二弟皆任狹，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廆聞而求焉，素弗秘之。

熙怒及即偽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為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今昏虐蕪息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為主雲署跋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跋讜群寮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後事中郎王番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雲為其幸臣班桓仁所殺跋升洪觀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於是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為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畧不恒志於靖亂掃清凶桀皆公勲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群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即國曰燕赦其境內建元曰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

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皇帝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  
孫氏為皇后子永為太子署弟素弗為侍中車騎大  
將軍錄尚書事弘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  
汲郡公從兄萬沉為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  
提為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為侍中尚書令陽平  
公張興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為鎮東  
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為征西大  
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為鎮南大將軍司隸  
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為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為侍  
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尋  
而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為君賢所推思  
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  
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為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  
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義熙  
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為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  
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  
立雲廟於韭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  
也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為公輔跋以  
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麤獷勇氣過  
人密遣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為叔父齒之萬泥

嘉靖戊午年

卷之三

生即必進刊

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  
一萬討之弘遣使喻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  
翼而起群公以天命所鍾人望攸係推逼主上光踐  
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  
牆棄友于而為閑住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  
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曰大丈夫死生有  
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剋期出戰與謂弘曰賊明  
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  
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  
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  
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為大司馬改封  
遼西公馮弘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下書曰  
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  
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  
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江  
人李訓竊寶而逃貨至巨萬行貨於馮弗勤弗勤以  
訓為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  
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  
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  
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彝倫未叙弗勤拔自寒

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汗辱朝士可  
東市考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賅路絕蝮蠕勇斛律遣  
使求跋女偽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群下議  
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  
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  
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  
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蝮蠕庫莫奚虞出庫  
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處之於營丘  
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振穀帛  
有差孝悌力田閭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

丘張貫成周刁温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擢叙之遣其  
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爲祖父園邑  
以其太子未領大單于置四輔跋勵意農桑勤心政  
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  
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  
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先是  
河間人楮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  
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  
跋曰隔絕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  
臨海船路甚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署

匡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賭自長樂率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爲衛尉封城陽伯賭爲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美隆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土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壞無寒煖之期衣以錦綉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魏使耿弇至其國跋遣其黃門郎嘗陋迎之於道跋爲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弇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弇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申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弇之陵傲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弇不遣是時井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大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爲



大禍將勃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  
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願  
公戒滿盈之失脩尚恭儉則妖恠可消永享元吉護  
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  
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  
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劔擊柱曰興建大  
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  
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  
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悅之色跋怒醜  
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

而出爲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  
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  
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序之教  
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  
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  
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跋弟不  
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麗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爲左僕  
射常山公蝮蠕斛律爲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  
館之于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爲昭儀時三  
月不雨至千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國

萬里又無內應右以疆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爲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繁大衆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勅勒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晉青州刺史申承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蠕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鄰取亡之道宜還前使修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尋而魏軍大至遣單

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魏以有備引還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尚右臣懼百姓將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於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為魏所伐東奔高句驪居二年高句驪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

凡二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群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竒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為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卻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竒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嘗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為侍御即小帳下督跋之偽業素弗所建也及為宰

輔謙虔恭慎非禮不動雖所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修己率下百僚憚之初為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甲拔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勲臣子弟今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為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器未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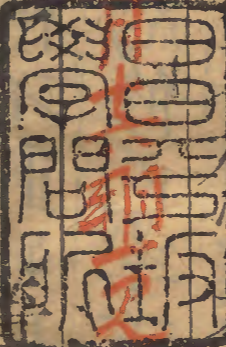
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拔出自中州有殊醜  
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  
非雄傑幸以寬厚為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  
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  
士信矣速禍致寇良謂在茲猶能育黎萌保守疆宇  
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曰國仁驍武軋歸勇悍矯矯熾磐臨機能斷孰謂  
獯虜亦懷沉筭文起常林憑時叛換咸竊大寶為我

多難

庚戌



林學

戰記第二十五

晉書一四二五

